

鲁迅

后期杂文

朱正
◎
编 选集



海南出版社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鲁迅选集

第三卷

鲁迅后期杂文选集

朱 正 编

海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选集 / 鲁迅, 瞿秋白, 朱正主编. —海口 :
海南出版社, 2013. 1

ISBN 978 - 7 - 5443 - 4557 - 6

I. ①鲁… II. ①鲁… ②瞿… ③朱… III. ①鲁迅著
作—选集 IV. ①I210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81822 号

鲁迅选集

(全书共三卷, 本卷为《鲁迅后期杂文选集》)

编 者: 朱 正

责任编辑: 朱 晓

装帧设计: 北京学古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

邮 编: 570216

电 话: 0898 - 66812772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出版日期: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: 30.25

字 数: 540 千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443 - 4557 - 6

定 价: 96.00 元(共三卷)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更换

出版说明

鲁迅的杂文，1933年瞿秋白（署名何凝）编选过一本《鲁迅杂感选集》。这本集子是在鲁迅本人的合作之下编成的，把它看作鲁迅杂文的自选集似乎也没什么不可。

只是这本集子选自《热风》、《坟》、《华盖集》正续编、《而已集》、《三闲集》、《二心集》这七本杂文集，在这七本以后和以外，鲁迅还有大量的杂文作品，现在就从其中精选出这一本，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瞿编《鲁迅杂感选集》的续编。

序 言

朱 正

1933年出版的何凝(瞿秋白的笔名)选编的《鲁迅杂感选集》，是鲁迅杂文的第一个选本。这个选本是在鲁迅本人合作之下编成的，带有作者自选的性质，辑录了从《坟》、《热风》开始直到《二心集》——那时已经出版了的七本杂文集——里面的文章，其中一些最好、最重要的杂文，大都入选，没有什么遗漏。这七本以后、以外的鲁迅杂文作品，当然都没有能够包括在内了。现在选的这一本，即与瞿秋白选的那一本相衔接，选录从《南腔北调集》开始的七本杂文集，这以外，还选录《集外集》及其拾遗、拾遗补编和两个《序跋集》里的文章，有四篇在时间上不属于“后期”就作为“前编”置于卷首。这一本的篇幅大体上和前一本持平。

因为所选各篇大都写在前一选本之后，所以用了“后期杂文选集”做书名。其实鲁迅的杂文，不论前期的也好，后期的也好，他对中国文化、对中国社会都是持批判态度的，鼓吹改革，也是前后一贯的，在这些方面，并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前后期的差别。如果说差别，我以为可以指出这样一些：

一是作者的身分。前期他是教育部的官员和大学的教师，

薪给是主要的收入来源，版税和稿费收入只居于次要地位；后期他是自由撰稿人或者说是职业作家，著译的版税和稿费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，在被裁掉了大学院特约著作员的最后五年里，更是他收入的惟一来源。他自己说过，他的文章是逼出来的。也有别人这样说过。这个“逼”字，在前期，当是指报刊编者的约稿和催稿；在后期，恐怕还得增加一点为生活所逼的意思，不得不找题目做文章了。

二是作者的处境。在前期，他面对的言论空间相当宽松，那时没有书报检查制度，他要办《语丝》、办《莽原》，办就是，没有申请登记批准的程序；他写文章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，想怎样写就怎样写，也没有发生过文稿被删、被改、被禁的事情。在后期，在国民党统治之下，文禁严了，设立了审查机关，他的文章被删改、被查禁的事时有发生，本书中一部分选文里用黑体字排印的字句，只有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》一篇是作者自己所加的着重号，其余各篇都是表示在报刊上发表的时候被检查官删去的部分。他在《花边文学·序言》里谈到，在书报检查制度之下的文章，“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，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，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”，他说他“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”。可见他写作时的处境了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这是“戴着镣铐的跳舞”。有人把“隐晦曲折”说成是鲁迅杂文的基调或风格，其实是为了对付检查制度不得不然。

三是作者的态度。在前期，他的文章主要是批判社会，少有针对政府当局的；在后期，他对政府当局有了更多的敌

意，甚至直接投身于政治斗争，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。他这时的许多文章就是为了左联的战斗任务而写的了。不过他在左联内部的处境却是并不愉快的。从本书所选的《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》、《答〈戏〉周刊编者信》、《花边文学·序言》、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》诸文和给胡风、萧军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和左联一些战友是怎样的关系，他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。

这些前后期的异同，在杂文的风格、题材以至形式等等 方面，也带来了一些变化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也就可以单独提出“后期杂文”这个概念来了。

毛泽东说，“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，并没有片面性，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。”只是他并没有举出鲁迅的任何一篇杂文作品来支持他的这个论点。

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。例如王元化在《思辨随笔·鲁迅的曲折历程》中说：

从《二心集》开始，鲁迅虔诚地接受了被他认作是党的理论家如瞿秋白等的影响。这一时期，他的不少文字带有特定意义上的遵命文学色彩。例如，他对“第三种人”的批判，对文艺自由的论争，对阶级性的分析以及对大众语和汉字拉丁化的意见等等，都留下了这样的痕迹。

现试举另一例。早期，鲁迅在1907年写的《文化偏至论》中说“布鲁多既杀该撒，昭告市人，其词秩然有条，名分大义，炳如观火；而众之受感，乃不如安东尼指血衣之数言。于是方群推为爱国之伟人，忽见逐于域外。

夫誉之者众数也，逐之者又众数也，一瞬息中，变易反复，其无特操不俟言；即观现象，已足知不祥之消息矣”。这分明是排众数的主张。但是，他在1934年写的《又是“莎士比亚”》和《“以眼还眼”》，对杜衡援引莎剧《裘力斯·凯撒》所描写的这同一历史事件，却作了完全不同的评价：“我就疑心罗马恐怕也曾有过有理性，有明确的利害观念，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，所操纵的群众，但是被驱散，被压制，被杀戮了。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，或者没有想到，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……”布鲁斯特（布鲁多）不仅在文艺复兴时代，而且也在启蒙运动时代，都被当做推翻专制暴君的英雄加以歌颂。鲁迅在早期也是持这种观点，可是后来他不再提了。上面那些为群众辩护的话，显然是牵强的。它使人感觉到鲁迅担心如果不作一些肯定的评价，会使人丧失对群众的信心，其实这是多余的。在罗马以后十几个世纪，俄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这样说到专制时代的俄罗斯：“可怜的民族，奴隶的民族，上上下下都是奴隶。”列宁评论这段话：“公开的和暗藏的俄罗斯奴隶是不喜欢回忆这些话的。然而我们却认为这是本着对祖国真正热爱所说的话，是因感慨大俄罗斯民众中间缺少革命性而吐露的爱国热情的话。”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并不一定主张讳言群众的落后性，或者甚而把群众加以理想化。

在这几年中，纵使从鲁迅身上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某些思想倾向的影响。早年，他经常提到的个性、人道、人

的觉醒……在他的文字中消失了。直到他逝世前，才开始超脱左的思潮，显示了不同于《二心集》以来的那种局限性，表现了精神上新的升华。他最后发表的那些文章：《我的第一个师父》、《女吊》、《死》、《凯绥·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》等，写得既沉郁又隽永。（《思辨随笔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334-335页）

两种针锋相对的评价。如果人们读一读鲁迅的这几本杂文集，就不能不认为王元化的说法是符合鲁迅的实际的。人们看到，鲁迅后期写的那些文化批判、社会批判的杂文，也同前期同样犀利同样精彩。成问题的是政治方面的题材，这里不妨举一点例。像《我们不再受骗了》这一篇全面为苏联辩解的文章，就是轻信了苏联官方的欺骗宣传，又反过来帮同欺骗别人。其中作为例证的实业党审判案，现在人们已经从解密的苏联档案中知道，就是一宗假案和冤案。文中那些辩词也都是强词夺理不能成立的。又如1933年初北平古物南迁这事，如果真有一点辩证的观点，就应该想到：尽管政府当局做错了许多事，但是把珍贵文物抢运到安全地区以免遭到战争破坏这事，总是无可非议的，而鲁迅却一再作文进行攻击，为此写了《学生和玉佛》、《崇实》等文章（就文章技巧说倒真是巧妙可喜的），这里实在看不见辩证法。

对鲁迅后期杂文有不同的评价，这就牵涉到本书选录的标准问题了。本书中选录了的《选本》一篇，其中就有鲁迅本人对于选本的意见：

读者的读选本，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

的，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。即以《文选》为例罢，没有嵇康《家诫》，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，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；不收陶潜《闲情赋》，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《子夜歌》意，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。

具体到我们的这一本选本，选不选《我们不再受骗了》、《学生和玉佛》这一些文章？不选它们，会不会被指摘为“掩去了”鲁迅曾经受到过左的思潮误导这一时代的局限呢？考虑再三，决定还是不选。因为这只是一个篇幅不大的精选本，应该让读者尽量多地读到鲁迅那些最精彩、最重要的文章。如果收一篇鲁迅没有写好的文章，就要挤去一篇鲁迅写得好的文章，对于读者来说就是一个损失。只是在这篇序言里提醒读者一下，大智大慧如鲁迅者，也有受蒙蔽、受局限的时候，也有败笔，这也就够了。这个选本主要只是供青年读者阅读的入门书。如果真要研究鲁迅所受的历史局限，是个大题目，当然不能凭仗这么一个小小的选本，就得去阅读《鲁迅全集》了。

欢迎读者对本书的选目和这篇序言提出批评指正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|--------|
| 序言 | 朱 正(1) |
|----|--------|

前 编

一九二〇年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域外小说集》新版序(1920年3月20日) | (1)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一九二五年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俄文译本《阿Q正传》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(1925年5月26日) | (4)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一九二七年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(1927年4月10日) | (8) |
|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(1927年12月21日) | (11) |

正 编

一九三二年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论“第三种人”(1932年10月10日) | (19) |
|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(1932年12月10日) | (23) |

一九三三年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为了忘却的纪念(1933年2月7日) | (26)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从讽刺到幽默(1933年3月2日) | (36) |
| 从幽默到正经(1933年3月2日) | (38) |
|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(1933年3月5日) | (39) |
| 英译本《短篇小说选集》自序(1933年3月22日) | (43) |
| 《杀错了人》异议(1933年4月10日) | (44) |
| 又论“第三种人”(1933年6月4日) | (46) |
| 通信(复魏猛克)(1933年6月5日) | (50) |
| 二丑艺术(1933年6月15日) | (53) |
| 我的钟疫(1933年6月20日) | (54) |
| 智识过剩(1933年7月12日) | (62) |
| 诗和预言(1933年7月20日) | (64) |
| 爬和撞(1933年8月16日) | (66) |
| “论语一年”(1933年8月23日) | (68) |
| 四库全书珍本(1933年8月24日) | (72) |
| 同意和解释(1933年9月3日) | (74) |
| 漫与(1933年9月27日) | (76) |
| 重三感旧(1933年10月1日) | (78) |
| 《解放了的堂吉诃德》后记(1933年10月28日) | (80) |
| 选本(1933年11月24日) | (87) |

一九三四年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过年(1934年2月15日) | (90) |
| 运命(1934年2月22日) | (91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《准风月谈》前记(1934年3月10日) | (93) |
|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(1934年3月) | (95) |
| 古人并不纯厚(1934年4月15日) | (102) |
| 推己及人(1934年5月14日) | (103) |
| 论秦理斋夫人事(1934年5月24日) | (105) |
| 儒术(1934年5月27日) | (106) |
| 倒提(1934年6月3日) | (110) |
| 拿来主义(1934年6月4日) | (112) |
| 隔膜(1934年6月10日) | (114) |
| “此生或彼生”(1934年6月23日) | (117) |
| 买《小学大全》记(1934年7月10日) | (118) |
| 忆韦素园君(1934年7月16日) | (124) |
| 忆刘半农君(1934年8月1日) | (130) |
| 安贫乐道法(1934年8月12日) | (133) |
| 门外文谈(1934年8月24日) | (135) |
| 不知肉味与不知水味(1934年8月31日) | (154) |
|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(1934年9月25日) | (156) |
| 运命(1934年10月23日) | (157) |
| 答《戏》周刊编者信(1934年11月14日)? | (160) |
|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(1934年11月21日) | (164) |
| 病后杂谈(1934年12月11日) | (171) |
| 病后杂谈之余(1934年12月17日) | (183) |

一九三五年

- “寻开心”(1935年3月7日) (196)
- 论讽刺(1935年3月16日) (198)
- 田军作《八月的乡村》序(1935年3月28日)
..... (200)
- 徐懋庸作《打杂集》序(1935年3月31日)?
..... (203)
- 不应该那么写(1935年4月23日) (206)
-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(1935年4月29日) (208)
- 什么是“讽刺”? (1935年5月3日) (214)
- 论“人言可畏”(1935年5月5日) (216)
- 再论“文人相轻”(1935年5月5日) (220)
- 从帮忙到扯淡(1935年6月6日) (222)
- “题未定”草(一至三)(1935年6月10日) (224)
- 名人和名言(1935年7月1日) (232)
-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(1935年11月20日) (235)
- “题未定”草(六至九)(1935年12月14日)
..... (237)
- 《花边文学》序言(1935年12月29日) (252)

一九三六年

- 白莽作《孩儿塔》序(1936年3月11日) (256)
- 续记(1936年4月11日) (257)
- 我的第一个师父(1936年4月1日) (260)
- 三月的租界(1936年4月16日) (267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半夏小集(1936年8月) | (270) |
|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| |
| (1936年8月3日至6日) | (274) |
| “这也是生活”……(1936年8月23日) | (287) |
| 死(1936年9月5日) | (291) |
| 女吊(1936年9月19日) | (296) |
| “立此存照”(七)(1936年9月27日) | (302) |
|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(1936年10月9日) | (304) |
|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(1936年10月17日) | |
| | (307) |

一九二〇年

《域外小说集》新版序

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，有一种茫漠的希望：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，改造社会的。因为这意见，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。但做这事业，一要学问，二要同志，三要工夫，四要资本，五要读者。第五样逆料不得，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：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，姑且尝试，这结果便是译印《域外小说集》。

当初的计画，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，待到卖回本钱，再印第三第四，以至第 X 册的。如此继续下去，积少成多，也可以约略介绍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。于是准备清楚，在一九〇九年的二月，印出第一册，到六月间，又印出了第二册。寄售的地方，是上海和东京。

半年过去了，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。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，第二册是二十本，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。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？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，怕寄售处不遵定价，额外需索，所以亲去试验一回，果然划一不

二，就放了心，第二本不再试验了——但由此看来，足见那二十位读者，是有出必看，没有一人中止的，我们至今很感谢。

至于上海，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。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，以后再没有人买了。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，已成的书，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。过了四五年，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，我们的书和纸板，都连同化成灰烬；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，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。

到近年，有几位著作家，忽然又提起《域外小说集》，因而也常有问到《域外小说集》的人。但《域外小说集》却早烧了，没有法子呈教。几个友人，因此很有劝告重印，以及想法张罗的。为了这机会，我也就从久不开封的纸裹里，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书来。

我看这书的译文，不但句子生硬，“诘谫聱牙”，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，委实配不上再印。只是他的本质，却在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，便在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。其中许多篇，也还值得译成白话，教他尤其通行。可惜我没有这一大段工夫，——只有《酋长》这一篇，曾用白话译了，登在《新青年》上，——所以只好姑且重印了文言的旧译，暂时塞责了。但从别一方面看来，这书的再来，或者也不是无意义。

当初的译本，只有两册，所以各国作家，偏而不全；现在重行编定，也愈见得有畸重畸轻的弊病。我归国之后，偶然也还替乡僻的日报，以及不流行的杂志上，译些小品，只要草稿在身边的，也都趁便添上；一总三十七篇，我的文言